明史/卷2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艾萬年 李卑 湯九州 陳于王 侯良柱 張令 猛如虎 虎大威 孫應元 姜名武 尤世威 侯世祿 劉國能 ◄

明史
卷二百七十
列傳第一百五十八　馬世龍 賀虎臣 沈有容 張可大 魯欽 秦良玉 龍在田

►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賀世賢 童仲揆 羅一貫 滿桂 趙率教 官惟賢 何可綱 黃龍 金日觀

○馬世龍〈（楊肇基）〉賀虎臣〈（子贊誠）〉沈有容張可大〈（弟可仕）〉魯欽〈（子宗文）〉秦良玉龍在田

馬世龍

馬世龍，字蒼元，寧夏人。由世職舉武會試，歷宣府遊擊。

天啟二年擢永平副總兵。署兵部孫承宗奇其才，薦授署都督僉事，充三屯營總兵官。承宗出鎮，薦為山海總兵，俾領中部，調總兵王世欽、尤世祿分領南北二部。明年正月賜尚方劍，實授府銜。承宗為築壇拜大將，代行授鉞禮，軍馬錢穀盡屬之。尋定分地，世龍居中，駐衛城，世欽南海，世祿北山，並受世龍節制，兵各萬五千人。世龍感承宗知已，頗盡力，與承宗定計出守關外諸城。四年，偕巡撫喻安性及袁崇煥東巡廣寧，又與崇煥、世欽航海抵蓋套，相度形勢而還。敘勞，加右都督。

當是時，承宗統士馬十餘萬，用將校數百人，歲費軍儲數百萬。諸有求於承宗者，率因世龍，不得則大恚。而世龍貌偉，中實怯，忌承宗者多擊世龍以撼之。承宗抗辯於朝曰：「人謂其貪淫朘削，臣敢以百口保其必無。」帝以承宗故，不問。

五年九月，世龍誤信降人劉伯潑言、遣前鋒副將魯之甲、參將李承先率師襲取耀州，敗沒。言官交章劾奏，嚴旨切責，令戴罪圖功。時魏忠賢方以清君側疑承宗，其黨攻世龍者並及承宗。承宗不安其位去，以兵部尚書高第來代。職方主事徐日久者，先佐第撓遼事，及從第贊畫，力攻世龍。世龍陰結忠賢，反削日久籍。其冬，世龍亦謝病去。

崇禎元年，王在晉為尚書。世龍上疏極論其罪，有詔逮世龍，久不至。在晉罷，始詣獄。二年冬，都城戒嚴。刑部尚書喬允升薦世龍才，詔圖功自贖。會祖大壽師潰，京師大震。承宗再起督師，以便宜遣世龍馳諭大壽聽命。及滿桂戰死，遂令世龍代為總理，賜尚方劍，盡統諸鎮援師。

三年三月進左都督。時遵化、永平，遷安、灤州四城失守已三月。承宗、大壽隔關門，與世龍諸軍聲息斷絕。帝急詔四方兵勤王，昌平尤世威、薊鎮楊肇基、保定曹鳴雷、山海宋偉、山西王國樑、固原楊麒、延綏吳自勉、臨洮王承恩、寧夏尤世祿、甘肅楊嘉謨，所將皆諸邊銳卒；內地則山東、河南、南都、湖廣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諸軍，亦先後至。並壁薊門，觀望不進。給事中張第元上言：「世龍在關數載，績效無聞，非若衛、霍之儔，功名足以服人也。諸帥宿將，非世龍偏裨，欲驅策節制，誰能甘之。師老財匱，銳氣日消，延及夏秋，將有不可言者。」帝以世龍方規進取，不納其言。時大壽於五月十日薄灤州。明日，世龍等以師會。又明日復其城。十三日，遊擊靳國臣復遷安。明日，副將何可綱復永平。又二日，別將復遵化。閱五月，四城始復。論功，大壽最，世祿次之。世龍加太子少保，蔭本衛世千戶。八月復謝病歸。

六年五月，插漢虎墩兔合套寇犯寧夏，總兵賀虎臣戰歿，詔起世龍代之。世龍生長寧夏，習其形勢，大修戰備。明年正月，二部入犯，遣參將卜應第大破之，斬首二百有奇。逾月，套寇犯賀蘭山。世龍遣降丁潛入其營，鹹其長撒兒甲，斬級如前。未幾，插部大舉入寇。世龍遣副將婁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，而己中道待之，夾擊，斬首八百有奇。巡撫王振奇亦斬三百餘級。寇復犯河西玉泉宮，世龍復邀斬五百餘。其年七月犯棗園堡，世龍又大敗之，俘斬一千有奇。世龍半歲中屢奏大捷，威名震西塞。無何，卒於官，年四十餘。後論功，贈太子太傅，世錦衣僉事，賜恤如制。

楊肇基

楊肇基，沂州衛人。起家世職，積官至大同總兵。天啟二年，妖賊徐鴻儒反山東，連陷

鄆、鉅野、鄒、滕、嶧，眾至數萬。巡撫趙彥任都司楊國棟、廖棟檄所部練民兵，增諸要地守卒。時肇基方家居，彥因即家薦起之，為山東總兵官討賊。未至，棟及國棟等攻鄒，兵潰，遊擊張榜戰死。彥方視師兗州，遇賊。肇基至，急迎戰，而令國棟及棟夾擊，大敗之橫河。時賊精銳聚鄒、滕中道，肇基令遊兵綴賊鄒城，而以大軍擊賊黃陰、紀王城，大敗賊，蹙而殪之嶧山，遂圍鄒。國棟等亦先後收復鄆、鉅野、嶧、滕諸縣，又大破之於沙河。乃築長圍攻鄒。圍三月，賊食盡，其黨出降，遂擒鴻儒。獻俘，磔於市，賊平。肇基由署都督僉事進右都督，蔭本衛世千戶。尋代沈有容鎮登、萊。改延綏，以擊套寇功，進左都督，蔭錦衣千戶，屢加太子太保。崇禎元年移薊鎮西協。二年冬，大清兵克三屯營。肇基乘間收復，困守數月，卒全孤城。蔭錦衣世千戶。已，錄恢復四城功，加太子太師，改蔭錦衣僉事。明年卒官。子禦蕃，見《徐從治傳》。

賀虎臣

賀虎臣，保定人。天啟初，歷天津海防遊擊，登萊參將，移兗州。六年遷延綏副總兵。河套寇大舉入犯，從帥楊肇基協擊，大破之。加署都督僉事。崇禎二年，捕誅階州叛卒周大旺等。擢總兵官，鎮守寧夏。關中賊大起，王嘉胤陷清水營，殺遊擊李顯宗，遂陷府谷。其黨李老柴應之，嘯聚三千餘人，攻合水。總督楊鶴檄虎臣往討，擊之盤谷，俘馘六百有奇。已，擊斬慶陽賊渠劉六。四年，神一元陷保安。延安告急，延綏撫鎮皆東援陝西。巡撫練國事檄虎臣及副將李卑援剿。虎臣等遂進圍保安，賊引河套數千騎挫虎臣軍。會張應昌擊敗之，賊眾棄城去。虎臣等前後獲首功一千九百。明年，可天飛、郝臨庵、劉道江、李都司再圍合水。虎臣偕臨洮曹文詔、甘肅楊嘉謨、固原楊麒合擊，大破賊甘泉之虎兕凹，斬首七百有奇，賊大困。

六年五月，插漢虎墩兔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、橫城分道入。守備姚之夔等不能禦，沙井驛副將史開先、臨河堡參將張問政、嶽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。寇遂進薄靈州，虎臣急領千騎入守。旋盡勒城中兵出擊，次大沙井。寇從漢伯堡突至，虎臣軍未及布陳，且眾寡不敵，遂戰死。子贊挾五十騎突重圍出。事聞，贈虎臣都督僉事，賜祭葬，世蔭指揮僉事。尋錄先後剿寇功，再贈都督同知，世蔭錦衣副千戶。

贊，勇敢有父風。既承蔭，尋舉武進士。積官至京營副將。崇禎十七年三月，李自成薄京師，京軍六大營分列城外，皆不敢戰，或棄甲降。贊獨率部卒迎擊，中矢死。

弟誠，身長七尺，美須髯，為諸生，以忠義自許。兄誠襲副千戶，早卒，無子，誠當襲，

以讓其弟詮。及賊陷保定，家人勸易衣遁。叱曰：「吾忠臣子，偷生而逃，何以見先將軍地下！」遂偕妻女投井死。

沈有容

沈有容，字士弘，宣城人。僉事寵之孫也。幼走馬擊劍，好兵略。舉萬歷七年武鄉試。薊遼總督梁夢龍見而異之，用為昌平千總。復受知總督張佳胤，調薊鎮東路，轄南兵後營。十二年秋，朵顏長昂以三千騎犯劉家口。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擊，身中二矢，斬首六級，寇退乃還，由是知名。遼東巡撫顧養謙召隸麾下，俾練火器。十四年從李成梁出塞，抵可可毋林，斬馘多。明年再出，亦有功。成梁攻北關，有容陷陣，馬再易再斃，卒拔其城。錄功，世蔭千戶。遷都司僉書，守浮屠谷。

從宋應昌援朝鮮，乞歸。日本封事壞，福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，起有容守浯嶼、銅山。二十九年，倭掠諸寨，有容擊敗之。逾月，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。倭據東番。有容守石湖，謀盡殲之，以二十一舟出海，遇風，存十四舟。過彭湖，與倭遇，格殺數人，縱火沈其六舟，斬首十五級，奪還男婦三百七十餘人。倭遂去東番，海上息肩者十年。捷聞，文武將吏悉敘功，有容賚白金而已。

三十二年七月，西洋紅毛番長韋麻郎駕三大艘至彭湖，求互市，稅使高寀召之也。有容白當事，自請往諭。見麻郎，指陳利害。麻郎悟，呼寀使者，索還所賂寀金，揚帆去。改僉書浙江都司。由浙江遊擊調天津，遷溫處參將，罷歸。四十四年，倭犯福建。巡撫黃承元請特設水師，起有容統之，擒倭東沙。尋招降巨寇袁進、李忠，散遣其眾。

泰昌元年，遼事棘，始設山東副總兵，駐登州，以命有容。天啟改元，遼、瀋相繼覆。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議，以陶朗先巡撫登、萊，而擢有容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，登、萊遂為重鎮。八月，毛文龍有鎮江之捷。詔有容統水師萬，偕天津水師直抵鎮江策應。有容嘆曰：「率一旅之師，當方張之敵，吾知其不克濟也。」無何，鎮江果失，水師遂不進。明年，廣寧覆，遼民走避諸島，日望登師救援。朗先下令，敢渡一人者斬。有容爭之，立命數十艘往，獲濟者數萬人。時金、復、蓋三衛俱空無人，有欲據守金州者。有容言金州孤懸海外，登州、皮島俱遠隔大洋，聲援不及，不可守。迨文龍取金州，未幾復失。四年，有容以年老乞骸骨，歸，卒。贈都督同知，賜祭葬。

張可大

張可大，字觀甫，應天人。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，舉萬歷二十九年武會試，授建昌守備。遷浙江都司僉書，分守瓜洲、儀真，江洋大盜斂跡。稅監魯保死，淮撫李三才令可大錄其貲。保家饋重賄，卻不受。葉向高赴召過儀，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此不特良將，且良吏也。」遷劉河遊擊，改廣東高肇參將。調浙江舟山。奉命征黎，與總兵王鳴鶴用黑番為導，搗其巢，黎乃滅。

舟山，宋昌國城也，居海中，有七十二嶼，為浙東要害。可大條上八議，皆碩畫。倭犯五罩湖、白沙港、茶山，潭頭，連敗之，加副總兵。城久圮，可大與副使蔡獻臣築之，兩月工竣。城內外田數千畝，海潮害稼。可大築磔蓄淡水，遂為膏腴。民稱曰：「張公磔」。天啟元年以都指揮使掌南京錦衣衛。六年擢都督僉事，僉書南京右府。崇禎元年出為登萊總兵官。會議裁登、萊撫鎮，乃命以總兵官視登州副總兵事，而巡撫遂罷不設。可大盡心海防，親歷巡視，圖沿海地形、兵力強弱，為《海防圖說》上之。二年冬，白蓮賊余黨圍萊陽，可大擊破之，焚其六砦，斬偽國公二人，圍遂解。京師被兵，可大入衛，守西直、廣寧諸門。明年，以勤王功，升都督同知。

劉興治反東江，遂奉詔還鎮。已而四城並復，朝議復設登萊巡撫，以孫元化為之。元化率關外八千人至，強半皆遼人。可大慮有變，屢言於元化，不聽。

四年七月，錄前守城功，進右都督。十月，僉書南京左府，兼督池河、浦口二軍，登人泣留之。未行而孔有德反吳橋，東陷六城。可大急往剿，元化檄止之，不聽。次萊州，遇元化，復為所阻，乃還鎮。歲將晏，有德暮薄城。可大請擊之，元化持撫議，不許。可大陳利害甚切，元化期明歲元日發兵合擊。至期，元化兵不發。明日，合兵戰城東，可大兵屢勝。元化部卒皆遼人，親黨多，無鬥誌。其將張燾先走，可大兵亦敗。中軍管維城，遊擊陳良謨，守備盛洛、姚士良皆戰死。燾兵半降有德，遣歸為內應。元化開門納之，可大諫，不聽。夜半賊至，城遂陷。可大時守水城，撫膺大慟。解所佩印付旗鼓，間道走濟南上之。還家辭母，令弟可度、子鹿征奉母航海趨天津。而以佩劍付部將，盡斬諸婢妾，遂投繯死。事聞，贈特進榮祿大夫、太子少傅，謚莊節，賜祭葬，予世蔭，建祠曰：「旌忠」。

可大好學能詩，敦節行，有儒將風。為南京錦衣時，歐陽暉由刑部主事謫本衛知事，嘗賦詩有「陰霾國事非」句，揚州知府劉鐸書之扇，贈一僧。惡鐸者譖之魏忠賢，暉、鐸俱被逮。可大約束旗尉，捐奉助之，卜室處其妻子。其尚義類如此。

弟可仕，字文峙，以字行。隱居博學，嘗輯明布衣詩一百卷。

魯欽

魯欽，長清人。萬歷中，歷山西副總兵。天啟元年遷神機營左副將。尋擢署都督僉事，充保定總兵官。奢崇明、安邦彥並反，貴州總兵張彥方在圍中，而總理杜文煥稱病。明年十月用欽代文煥，命總川、忠、湖廣漢土軍刻期解圍。未至，圍已解，欽馳赴貴陽。三年正月，巡撫王三善大敗於陸廣，群苗宋萬化、何中尉等蜂起。欽佐三善防剿，率諸將擒中尉、萬化，遂進營紅崖。紅崖者，崇明敗走處也。三善謀大舉深入，欽及總兵官馬炯、張彥方，諸道監司尹伸、嶽具仰、向日升、楊世賞各以兵從，五戰，斬首萬八千，直抵大方。四年正月，三善敗歿於內莊，欽等以殘卒還。命戴罪辦賊。

都匀凱裏土司者，運道咽喉也，邦彥結諸蠻困其城，長官楊世蔚不能守。總督蔡復一遣欽及總兵官劉超救之，拔賊巖頭寨，遂移師克平茶。已而邦彥盡驅羅鬼，結四十營於斑鳩灣後寨，互二十餘里，分犯普定。復一令欽與總兵官黃鉞分道禦之。欽率部將張雲鵬、劉誌敏、鄧玘等大敗賊汪家沖。鉞及參政陸夢龍、副使楊世賞亦大敗賊蔣義寨。合追至河，斬首千五百餘級。搜山，復斬六百餘級。尹伸守普定，亦敗賊兵，與大軍會，共剪水外逆苗。邦彥勢窘，渡河西奔。欽、鉞督諸將窮追，夢龍等分駐三岔河岸為後勁。前鋒雲鵬、玘等深入織金，先後斬首千餘級。

復一上其功，言：「欽廉勇。雖名總理，權力不當一偏裨。舊撫臣三善及諸監軍，人人為大帥，內莊失律，欽不當獨任大帥罪。臣至黔，以諸道監軍兵盡屬欽，每戰身先士卒。欽敗可原，勝足錄。當免其戴罪，仍以功論。」從之。明年正月，欽等渡河還，中伏，敗死者數千人。充為事官，立功自贖。

自平越至興隆、清平二衛，苗二百餘寨盤踞其間，以長田之天保、阿秧為魁。邦彥初反，授二酋都督，使通下六衛聲息。是年春，寇石阡、余慶。監軍按察使來斯行啖阿秧，使圖天保，阿秧反以情告。斯行乃誘斬阿秧，議討天保，會以疾去。復一令貴陽同知周鴻圖代為監軍，阿秧弟阿買與天保請兵邦彥，復兄仇。復一以兵事屬鴻圖及欽，而遣參將胡從儀、楊明楷等佐之。欽等三道進，大戰米墩山，生擒天保及阿買，先後斬賊魁五十四人，獲首功二千三百五十，破焚百七十四寨。盛夏興師，將士冒暑雨，沖嵐瘴。劇寇盡除，土人謂二百年所未有。復一既奏功，未報而卒。監軍御史傅宗龍復以為言，乃命

欽總理如故，鴻圖授平越知府。

六年三月，邦彥復大舉入寇。欽禦之河上，連戰數日，殺傷相當。夜半，賊直逼欽壘。將十逃竄，欽遂自刎。諸營盡潰，賊勢復張。

欽勇敢善戰，為西南大將之冠。莊烈帝嗣位，贈少保、左都督，世蔭指揮僉事，賜祭葬，建祠曰：「旌忠」。

子宗文承蔭。崇禎中，以薊鎮副總兵為總督吳阿衡中軍。十一年冬，墻子嶺失事，與阿衡並力戰死。

秦良玉

秦良玉，忠州人，嫁石砫宣撫使馬千乘。萬歷二十七年，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，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，與副將周國柱扼賊鄧坎。明年正月二日，賊乘官軍宴，夜襲。良玉夫婦首擊敗之，追入賊境，連破金築等七寨。已，偕酉陽諸軍直取桑木關，大敗賊眾，為南川路戰功第一。賊平，良玉不言功。其後，千乘為部民所訟，瘐死雲陽獄，良玉代領其職。良玉為人饒膽智，善騎射，兼通詞翰，儀度嫻雅。而馭下嚴峻，每行軍發令，戎伍肅然。所部號白桿兵，為遠近所憚。

泰昌時，征其兵援遼。良玉遣兄邦屏、弟民屏先以數千人往。朝命賜良玉三品服，授邦屏都司僉書，民屏守備。天啟元年，邦屏渡渾河戰死，民屏突圍出。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之，所過秋毫無犯。詔加二品服，即予封誥。子祥麟授指揮使。良玉陳邦屏死狀，請優恤。因言：「臣自征播以來，所建之功，不滿讒妒口，貝錦高張，忠誠孰表。」帝優詔報之。兵部尚書張鶴鳴言：「渾河血戰，首功數千，實石砫、酉陽二土司功。邦屏既歿，良玉即遣使入都，制冬衣一千五百，分給殘卒，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。上急公家難，下復私門仇，氣甚壯。宜錄邦屏子，進民屏官。」乃贈邦屏都督僉事，錫世蔭，與陳策等合祠；民屏進都司僉書。

部議再征兵二千。良玉與民屏馳還，抵家甫一日，而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，賫金帛結援。良玉斬其使，即發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、拱明溯流西上，度渝城，奄至重慶南坪關，扼賊歸路。伏兵襲兩河，焚其舟。分兵守忠州，馳檄夔州，令急防翟塘上下。賊出戰，即敗歸。良玉上其狀，擢民屏參將，翼明、拱明守備。」

已而奢崇明圍成都急，巡撫朱燮元檄良玉討。時諸土司皆貪賊賂，逗遛不進。獨良玉鼓行而西，收新都，長驅抵成都，賊遂解圍去。良玉乃還軍攻二郎關，民屏先登，已，克佛圖關，復重慶。良玉初舉兵，即以疏聞。命封夫人，錫誥命，至是復授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。命祥麟為宜慰使，民屏進副總兵，翼明、拱明進參將。良玉益感奮，先後攻克紅崖墩、觀音寺、青山墩諸大巢，蜀賊底定。復以援貴州功，數賚金幣。

三年六月，良玉上言：「臣率翼明、拱明提兵裹糧，累奏紅崖墩諸捷。乃行間諸將，未睹賊面，攘臂誇張，及乎對壘，聞風先遁。敗於賊者，唯恐人之勝；怯於賊者，唯恐人之強。如總兵李維新，渡河一戰，敗衄歸營，反閉門拒臣，不容一見。以六尺軀須眉男子，忌一巾幗婦人，靜夜思之，亦當愧死。」帝優詔報之，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，不得疑忌。

是年，民屏從巡撫王三善抵陸廣，兵敗先遁。其冬，從戰大方，屢捷。明年正月，退師。賊來襲，戰死。二子佐明、祚明得脫，皆重傷。良玉請恤，贈都督同知，立祠賜祭，官二子。而是時翼明、拱明皆進官至副總兵。

崇禎三年，永平四城失守。良玉與翼明奉詔勤王，出家財濟餉。莊烈帝優詔褒美，召見平臺，賜良玉彩幣羊酒，賦四詩旌其功。會四城復，乃命良玉歸，而翼明駐近畿。明年築大淩河城。翼明以萬人護築，城成，命撤兵還鎮。七年，流賊陷河南，加翼明總兵官，督軍赴討。明年，鄧玘死，以所部皆蜀人，命翼明將之，連破賊於青崖河、吳家堰、袁家坪，扼賊走鄖西路。翼明性恇怯，部將連敗，不以實聞，革都督銜，貶二秩辦賊。已，從盧象升逐賊谷城。賊走均州，翼明敗之青石鋪。賊入山自保，翼明攻破之。連破賊界山、三道河、花園溝，擒黑煞神、飛山虎。賊出沒鄖、襄間，撫治鄖陽苗胙土遣使招降，翼明贊其事，為賊所紿，卒不絳。翼明、胙土皆被劾。已而賊犯襄陽，翼明連戰得利，屯兵廟灘，以扼漢江之淺。而羅汝才、劉國能自深水以渡，遂大擾蘄、黃間。帝以鄖、襄屬邑盡殘，罷胙土，切責翼明，尋亦被劾解官。而良玉自京師還，不復援剿，專辦蜀賊。

七年二月，賊陷夔州，圍太平，良玉至乃走。十三年扼羅汝才於巫山。汝才犯夔州，良玉師至乃去。已，邀之馬家寨，斬首六百，追敗之留馬垭，斬其魁東山虎。復合他將大敗之譚家坪北山，又破之仙寺嶺。良玉奪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塌天，賊勢漸衰。

當是時，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。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，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。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，捷春使按營壘。見良玉軍整，心異之。良玉為置酒。語遜之曰：「邵公不知兵。吾一婦人，受國恩，誼應死，獨恨與邵公同死耳。」遜之問故，良玉曰：「邵公移我自近，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，殊失地利。賊據歸、巫萬山巔，俯瞰吾營。鐵騎建瓴下，張令必破。令破及我，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？且督師以蜀為壑，無愚智知之。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，令賊無敢即我，而坐以設防，此敗道也。」遜之深然之。已而捷春移營大昌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，與相應援。其年十月，張獻忠連破官軍於觀音巖、三黃嶺，遂從上馬渡過軍。良玉偕張令急扼之竹坪，挫其鋒。會令為賊所殪，良玉趨救不克，轉鬥復敗，所部三萬人略盡。乃單騎見捷春請曰：「事急矣，盡發吾溪峒卒，可得二萬。我自廩其半，半餼之官，猶足辦賊。」捷春見嗣昌與己左，而倉無見糧，謝其計不用。良玉乃嘆息歸。時搖、黃十三家賊橫蜀中。有秦纘勛者，良玉族人也，為賊耳目，被擒，殺獄卒遁去。良玉捕執以獻，無脫者。

張獻忠盡陷楚地，將復入蜀。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，請益兵守十三隘，士奇不能用。復上之巡按劉之勃，之勃許之，而無兵可發。十七年春，獻忠遂長驅犯夔州。良玉馳援，眾寡不敵，潰。及全蜀盡陷，良玉慷慨語其眾曰：「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，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，今不幸至此，其敢以余年事逆賊哉！」悉召所部約曰：「有從賊者，族無赦！」乃分兵守四境。賊遍招土司，獨無敢至石砫者。後獻忠死，良玉竟以壽終。

翼明既罷，崇禎十六年冬，起四川總兵官。道梗，命不達。而拱明值普名聲之亂，與賊鬥死，贈恤如制。

龍在田

龍在田，石屏州土官舍人也。天啟二年，雲南賊安效良、張世臣等為亂。在田與阿迷普名聲、武定吾必奎等征討，數有功，得為土守備。新平賊剽石屏，安效良攻沾益，在田俱破走之。巡撫閔洪學上其功，擢坐營都司。

崇禎二年與必奎收復烏撒。八年，流賊犯鳳陽，詔征雲南土兵。在田率所部應詔，擊賊湖廣、河南，頻有功，擢副總兵。總理盧象升檄討襄陽賊，至則象升已奉詔勤王，命屬熊文燦。十年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。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、李萬慶於雙溝，進都督同知。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，斬首三千五百有奇。張獻忠之叛也，文燦命在田駐谷城，遏

賊東突。諸將多忌在田，讒言日興。及文燦被逮，在田亦罷歸，還至貴州，擊平叛賊安隴壁。

十五年夏，中原盜益熾。在田上疏曰：「臣以石屏世弁，因流氛震陵，奮激國難，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，戰象四，戰馬二千，入楚、豫破賊。賊不敢窺江北陵寢，滇兵有力焉。五載捷二十有八，忌口中阻，逼臣病歸。自臣罷，親藩辱，名城屢陷。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。蓋諸將所統多烏合，遇寇即逃，乏餉即噪。滇兵萬里長驅，家人父子同誌，非若他軍易潰也。且一歲中，秋冬氣涼，賊得馳騁。春夏即入山避暑，養銳而出，故其氣益盛。夫平原戰既不勝，山蹊又莫敢攖，師老財殫，蕩平何日。滇兵輕走遠跳，善搜山。臣願整萬眾，力掃秦、楚、豫、皖諸寇，不滅不止。望速給行糧，沿途接濟。臣誓捐軀報國，言而不效，甘伏斧鑕。」帝壯之，下兵部議，寢不行。

逾二載，乙酉八月，吾必奎叛。黔國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寧州土知州祿永命協討，擊擒之。未幾，沙定洲作亂，據雲南府，在田不敢擊。明年，定州攻在田不下，移攻寧州，尋陷習峨，在田走大理。又明年，孫可望等至貴州，在田說令攻定洲，定洲迄破滅。在田歸，卒於家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馬世龍等值邊陲多事，奮其勇略，著績戎行，或捐軀力戰，身膏原野，可謂無忝爪牙之任矣。夫摧鋒陷敵，宿將猶難，而秦良玉一土舍婦人，提兵裹糧，崎嶇轉鬥，其急公赴義有足多者。彼仗鉞臨戎，縮朒觀望者，視此能無愧乎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